

皇玉村:古老村庄有故事



皇玉村内宽敞的道路干净整洁。



村内的文化广场安装了健身器材,和谐文明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提起皇玉村,不少人会想到皇玉遗址,这个有着距今几千年的人类群居遗址的村庄如今怎样,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?11月26日上午,记者来到位于源汇区大刘镇北2.8公里处的皇玉村,了解这个村庄的故事。

□文/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

1 皇玉村的由来

上午9点,记者驱车从皇玉村的政通路进入村庄,只见村内一条条宽敞的道路干净整洁,不时有三三两两的村民在门口闲聊。在村内的文化广场,孩子们围着健身器材玩耍,一派和谐文明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提起“皇玉村”的来历,村民们都能说上几句,言语中带着几分自豪。在皇玉村村室,村支部副书记师长海给记者讲起了关于这个村庄的传说。

相传在商朝中期,天灾人祸不断,四方蛮夷入侵,国运衰落。王子扑黄历经磨难,流落此地,尝遍人间疾苦。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发现这位王子后都纷纷鼓励他,劝说王子扑黄要励精图治,为万千百姓谋福祉。

“王子扑黄也是受了村民的影响,立志要振兴王室,解救四方百姓。几经周折,王子扑黄最终继位,就是商朝武丁王。”师长海说,武丁王在位期间,时时不忘受过的苦难。牢记百姓的谏言,大力发展农业,国力迅速恢复,商朝由此中兴。

“从那以后,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为纪念王子扑黄,将他曾居住的这片村庄命名为黄寓,20世纪60年代改名‘皇寓’,改革开放后俺村才正式改名为皇玉村。”师长海告诉记者,之前的黄寓非常大,东西长2.5公里,经济繁荣,集市兴盛,故有黄寓镇一说。



漯河地理

2 抗战故事家喻户晓

不仅皇玉村的村名带有传奇色彩,村内还流传不少抗战故事。“抗日英雄蔡永令还是俺村的外甥呢!还在俺村办过训练班。”“俺村抗战时候可有名了,还在俺村抓住过特务,十里八村的乡亲都知道。”一谈起村里的抗战故事,村里的老人们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。

抗战期间,抗日英雄蔡永令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帮助学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,特意在皇玉村举办了青年训练班,聘请抗日宣传队队长、河南大学学生、共产党员李国华和张乃一等人给青训班做报告,讲抗日战争形势,揭露日军侵华的罪行。

1944年10月一天下午,6名漯河“万祥公馆”的特务,乘坐黄包车窜到皇玉村抢人要粮。进村后,他们捉住一名叫乔书芳的财主,将他捆了起来,逼着要烟土、要钢洋、要

漂亮姑娘,并声称他们是驻漯河的日本人派来的,如果不按期上贡,得罪了日本人,不出三天就要血洗全村。同时,他们为防止游击队的袭击,还把抓来的几个无辜群众押在联保处,以作防身之用。

蔡永令接到消息后,亲自带领8名游击队战士悄悄进入皇玉村。第二天天亮时,敌人看要不到东西,便要把乔书芳押往漯河作人质。

蔡永令和游击队员看敌人正要绑人,便佯装群众上前制止。蔡永令身穿长袍大褂,以地方绅士的模样对领头的一个特务说:“有话好说,何必捆人?”那个特务举起手枪,对准蔡永令说:“你是干什么的?”说着就要开枪。蔡永令机智勇敢,猛地跨前一步,将敌人打倒在地,其余的5个特务也被游击队员一一活捉。

3 皇玉遗址成村民的骄傲

更让村民感到骄傲的是,皇玉村虽历经朝代更迭,但皇玉遗址却保存了下来。皇玉遗址面积约56万平方米,文化层厚约1.5米,是迄今为止漯河地区为数不多开展过正式发掘工作的夏、商时期文化遗址。

2004年,皇玉村村南修高速公路,施工中发现距今4000年的人类群居遗址,东西长1028米,南北宽300米左右,是一处保存较好的二里头文化遗址,属夏、商、周、汉四个时期的叠加,并且发现了40多件石器。

“当时的考古学家初步判

定,在一定历史时期内,这里是一个经济相当繁荣,人类生活相当密集的区域。”村主任师曙光说。

今年,经过考古人员的不懈努力,皇玉遗址又发现了一些重要遗迹。10月16日,现场出土了一批文物,其中二里头时期玉琮、商代铜刀在漯河一带为首次发现。

“这次发掘为进一步了解皇玉遗址文化内涵和研究漯河一带夏、商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,作为皇玉村人,我感到非常自豪。”村支书李贺勇说。

姓、氏、名和字

□刘绍义

我们现在说的姓、氏就是姓,名字就是姓名。但在古代,姓、氏,以及名和字是各不相同的,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概念,表达着不同的意思。

姓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,而氏产生得略晚,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才开始出现。氏是从原来的“姓”部落中分离出来的若干小部落,为了便于管理,同时突出自己的特异性,他们就给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称号,这个称号就是“氏”。氏真正盛行起来是在周代,由于周朝初年大规模分封诸侯,这些分封的诸侯国的后人就以分封的国名为氏;加之这些受封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,而受封的卿大夫的后人又以他们受封地的名称作为氏,这就是后来“氏”越来越多、远远超过“姓”的真正原因。

当然,“氏”不是随便乱称的,只有那些贵族才有“氏”,普通老百姓以及贫贱者只有名而没有“氏”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国北方一些地区,人们将没有名字或者尽管有名字但大家都不知道的农村妇女称为“某某氏”。不过,现在想想,当时将其丈夫的姓加上她自己的姓、后面再缀一个“氏”字,用起来还是非常确切的。因为到了汉代,“姓”和“氏”就已经不分、混为一谈、统称为“姓”了。如今我们考证的某姓和某姓原是一家,就是这个道理,先前的姓是“姓”,后来的“姓”其实就是古代的“氏”。

有姓了还要有个名字,以区别于他人。在古代,名和字,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所谓“名”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名,也就是孩童时代用的名字,又称乳名、奶名、幼名或小字。我国从上古时代起,人们就开始取小名了。由于小名的称呼多用于家族内部,所以起名时不是太讲究,多以动物或者物件之名起名。如周公之子名禽、孔子之子名鲤、汉代司马相如名犬子。还有,孔子小名丘,王献之小名官奴,陶渊明小名溪狗,谢灵运小名客儿,王安石小名獾郎等。就是古代帝王,其小名起得也十分粗俗,不太典雅和讲究。如魏武帝曹操小名阿瞒,北周文帝宇文泰小名黑獺,宋孝宗赵慎小名小羊,明太祖朱元璋小名重八等。



至于“字”,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学名了。《礼记·檀弓》上说:“幼名,冠字。”就是说,人一生下来,就要有一个小名或乳名,等长到二十岁,举行“冠礼”时,再起个“字”,也叫“表字”,这就表示此人“有为人父之道,朋友等人不可复称其名,故冠而加字。”

“名以正体,字以表德”。古人给孩子起“名”时一般比较随便,但取“字”就非常讲究了。婴儿出生时,父母和其他长辈显然无法判断其将来的德行如何,所以给孩子起名时都是选意思比较宽泛的字;等到孩子长大,特别是到了弱冠之年,其个性、禀赋甚至缺点都暴露无遗,这时候,长辈为其取的“字”,就有了表扬、劝导、敦促之意。当然,“字”和“名”也不是截然分开、毫不相干的,它们二者的意思或相补,或相承,或相反,或相近。《白虎通义》曰:“闻名即知其字,闻字即知其名,盖名之与字相比附故。”如杜甫字子美,甫,本来就是对男子的美称;还有,岳飞字鹏举,唐寅字伯虎等,“字”与“名”意思相承。

当然,“名”“字”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也是非常讲究的,“名”是长辈或尊者称呼晚辈或卑者的,平辈之间,虽然小时候也互相称“名”,但一旦有了“字”,平辈之间就多以“字”相称了。而晚辈对长辈就更不能直呼其“名”了。对其本人来说,“字”虽然也是自己的,但那是外人用来称呼自己的,自己是不能以“字”自称的,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都可以称诸葛亮为“孔明先生”,但诸葛亮本人只能自称“亮”,而不能自称“孔明”。

